

7/5-224

目 次

一、曹雪芹筆下的趙姨娘.....	217
二、趙姨娘的性格分析.....	221
三、兩個缺點.....	223

《紅樓夢》裡的邊緣人物——趙姨娘

雷忍德

《紅樓夢》的人物塑造之龐大複雜鮮明活脫，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前無古人，恐怕也難有來者的。吳世昌在〈我怎樣寫紅樓夢探源〉一文中指出，「莎翁和曹雪芹在他們的作品中都創造了四百多個人物。但莎翁的人物分配在三十多個劇本中，而且許多王侯、侍從、男女僕人，性格大致相類；在不同的劇本中「跑龍套」的人物原不必有多大的區別。而曹雪芹的四百多個人物，卻是嚴密地組織在一個單位中，各人的面目、性格、身份、語言，都不相同，不可互異，也不能弄錯。」而孟瑤在《中國小說史》中亦云：「紅樓夢描寫人物的成功與完整，在我國小說史上是史無前例的。原因是他沒有冷落任何一個人，那怕只是出場兩次的傻大姐。」

是的，曹雪芹沒有冷落任何人，連在榮府備受冷落、常遭羞辱、排擠在燈火闌珊處的趙姨娘，也寫得真實深刻，好像你可在鄰居三姑六婆、不快樂的老女人群中認出她一般。可是批評家、研究者對她卻不屑一顧，或僅以她來墊底，以襯托探春的高潔。本文即挑出這個千人嫌、萬人罵的邊緣人物來，把她放在放大鏡下，仔細研究一番，以明其處境與真面目。

一、曹雪芹筆下的趙姨娘

趙姨娘是賈政之妾，探春與賈環的生母。《紅樓夢》作者對她的直接批評是：「蝎蝎螫螫」的「愚妾」。而榮府一般人對她的批評也頗為一致。如：

麝月道，「太太屋裡人多手雜，別人還可以，那個主兒（趙姨娘）的一夥子人見是這（寶玉）屋裡的東西，又該使黑心弄壞了才罷！」（第三十七回）

黛玉道，「因見老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姐姐兩個，他們尚虎視眈眈，背地裡言三語四的，何況於我？」（第四十五回）

湘雲戒香菱：「太太不在屋裡，你別進去。那屋裡人多心壞，都是要偈們的。」（第四十九回）

平兒道，「那趙姨娘原有些顛倒，著三不著兩。」（第五十五回）

興兒對尤二姐說，探春是「老鴿窩裡出鳳凰」。（第六十五回）

鳳姐說，「太太疼三姑娘（探春），雖然臉上淡淡的，皆因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。」（第五十五回）

還有，即使趙姨娘來看黛玉，黛玉也料定她是從探春那兒出來的順路人情。此外，

更有鳳姐的冷嘲熱罵，賈母、王夫人的斥責、嫌惡，探春、賈環對她的批評埋怨……在可看出趙姨娘人格有口臭，精神得痲瘋似的，是榮府中人人憎嫌並可公然踐踏的人物了。她愚蠢、狹隘、愛抱怨、愛佔小便宜、調唆是非、手脚不乾淨……證諸以下諸事，可知這些評語並非空穴來風：

第二十七回提到探春曾給寶玉做了雙鞋，趙姨娘氣得抱怨的了不得：「正經親兄弟（賈環），鞋踢拉，襪踢拉的，沒人看得見，且做這些東西。」聽了寶玉的轉述，探春登時沈下臉來道，「你說，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！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？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？衣裳是衣裳，鞋襪是鞋襪，丫頭婆子一屋子，怎麼也抱怨這些話，給誰聽？……」又，「他那個想頭，自然是有的，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！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，別人我一概不管。……他也忒昏聩得不像了……還有笑話兒呢！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，替我帶些玩的東西。過了兩天，他見了我，也是說沒錢，便怎麼難過。我也不理論。後來丫頭們出去了，他就抱怨起我來，說我攢的錢爲什麼給你使，倒不給環兒使。我聽見這話，又好笑，又好氣，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。」

第六十一回，探春替鳳姐當家時，有一回要吃油鹽炒豆芽兒來，現打發個丫頭拿著五百錢給廚房柳家的。柳家的說要不了那麼多，且這二三十個錢還備得起。探春便說這錢賞她打酒吃。事後柳家的說，「沒的趙姨奶奶聽了，又氣又忿，反說便宜了我。也隔不了十天，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尋這樣，尋那樣，我倒好笑起來。」

第五十七回，黛玉丫鬟雪雁到王夫人屋裡去，卻見趙姨娘向她招手。原來她的兄弟趙國基死了，她和太太告了假，出去給她兄弟伴宿坐夜，明兒出殯。她的小丫頭小吉祥沒衣裳，要借雪雁的月牙白綾子襖兒。雪雁也精，想到人人都做了兩件，趙姨奶奶怕弄壞了自己的，捨不得穿，才借別人的穿。「弄壞了也是小事，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什麼好處到偕們跟前？…」所以雪雁借故推掉了。

第六十一回，賈母、王夫人爲太妃之喪每日入朝隨班守制，不在家，而鳳姐也病了。忽傳出王夫人房裡掉了許多露啦、霜啦之類的東西。彩雲最後私下招了：「傷體面，偷東西，原是趙姨奶奶央及我再三，我拿了些給環哥兒是情真。」

由前述幾件瑣事，趙姨娘的嘴臉已清楚勾畫出了，但，真正觸怒讀者的卻是三件大事：

一是第二十五回的「魘魔法叔嫂逢五鬼」。這事要由寶玉的臉被賈環燙傷說起。有一天，王夫人命賈環抄金剛咒誦，卻把寶玉捧入懷中百般撫弄。待寶玉躺在王夫人身後，彩霞奉命來替他拍著，寶玉便和他調笑。彩霞向來和賈環要好，便不大理睬寶玉。偏寶玉一味拉她的手和她說笑。賈環越發按不下這口氣，因一沈思，計上心來，將那一

盞油汪汪的蠟燭向寶玉臉上只一推。寶玉燙傷了半邊臉，全家立刻大亂。鳳姐責備賈環之餘，連帶罵起趙姨娘來；王夫人又急又氣，也一再罵趙姨娘。不久，寶玉的寄名乾媽馬道婆來了，各處逛逛，來到趙姨娘房裡。她向趙姨娘要鞋面，趙姨娘向她抱怨，「你瞧，那裏頭還有塊像樣兒的麼？就有好東西，也到不了我這裡！」又說，「如今就是榜樣兒，我們娘兒跟的上這屋裡那一個兒？」經馬道婆再三挑撥調唆，只要治死了寶玉和鳳姐，偌大的家私就是賈環的了。於是趙姨娘拿出了可憐的體己、首飾，寫下了五十兩欠契，馬道婆便答應回去作法了。果然不久，寶玉和鳳姐頭疼發瘋幾至死去；幸賴和尚及跛道人及時出現，除盡通靈寶玉上的聲色貨利，方得解厄。

其二是第五十五回的「辱親女愚妾爭閒氣」。探春因鳳姐小產而與李紈暫代府中之事。正巧第一樁案子就是趙姨娘兄弟趙國基的喪事。起先，探春已受到幾個刁奴管家媳婦惡意怠慢之不快；精明的她，決定依祖宗舊例，賞趙國基二十兩銀，而不是如襲人母喪的四十兩。不久，趙姨娘便來哭訴，說被人踹下頭去了，被三姑娘踹了。「我這屋子裡熬油似的，熬了這麼大年紀，又有你兄弟，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，我還有什麼臉。連你也沒臉面，別說是我呀…」起初探春還帶笑解說，姨奶奶有家裡的、外面的之別。「趙國基是太太的奴才，我是照規矩辦事……我也沒什麼沒臉。依我說，太太不在家，姨娘安靜些養神罷，何苦只要操心？太太滿心疼我，因姨娘每每生事，幾次寒心……太太滿心知道，如今因看重我，才叫我管家務。還沒做一件好事，姨娘倒先來作踐我。倘若太太知道了，怕我爲難，不叫我管家，那才正經沒臉呢！——連姨娘真也沒臉了！」探春一面說，一面抽抽搭搭的哭起來了。趙姨娘還不甘休，要探春拉扯他們。探春道，「誰家姑娘拉扯奴才了？」趙姨娘氣了，道，「你舅舅死了，你多給二三十兩銀子又如何？…如今沒長翎毛兒就忘了根本，只揀高枝兒飛去了。」這話正中探春痛處，越發嗚咽起來：「誰是我舅舅？我舅舅早升了九省檢點了（指王夫人之兄王子騰），那裡又跑出個舅舅？我倒素昔按禮尊敬，怎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？……誰不知我是姨娘養的？必要過兩三月尋出由頭來徹底翻騰一陣子，怕人不知道，故意表白表白！也不知是誰給誰沒臉！」這一頓吵，要到鳳姐的替身平兒來了，才堵住趙姨娘的嘴。

而第六十回的「茉莉粉替去薔薇硝」事件卻是這樣的：賈環到怡紅院問候寶玉的病，正巧丫鬟春燕替蕊官送一包治春癰的薔薇硝給芳官。賈環聞的清香，便向寶玉要一點。芳官不肯把蕊官送的給人，便要拿自己常用的給他，不巧奩盒空了，遂聽麝月的建議，包了些茉莉粉把他打發了。賈環自以爲得了好東西，巴巴兒來送給彩雲。彩雲笑道，「這是他們哄你鄉老兒呢！這不是硝，這是茉莉粉！」好在兩人皆不在意。趙姨娘卻嚙不下這口氣，硬調唆賈環去教訓那些丫頭。賈環不肯，又拿話激趙姨娘。趙姨娘氣得眼

紅面青地衝入大觀園來，正遇到幾個受盡刁鑽丫鬟、潑辣戲子氣的老媽媽煽風撥火一番：「這屋子裡除了太太，誰還大似你？你自己掌不起；但凡掌得起來，誰不怕你老人家？」但芳官可不是省油的燈。她挨了兩個耳刮子後，便一頭撞入趙姨娘懷裡大哭大罵：「梅香拜把子，都是奴才咧……」又在地上打滾撒潑。接著芳官的同夥藕官、葵官、荳官都來圍攻，趙姨娘立刻屈居下風。直到尤氏、李紈、探春到來，才止住這場醜劇。少不得探春正言對趙姨娘勸告一番。

然而，趙姨娘的抱怨——這屋裡的人都踹下我的頭、我這屋裡熬油似的——是不是真的？

在第廿五回她向馬道婆抱怨：「你瞧，那裡頭還有塊像樣兒的（零星綢緞）麼？就有好東西，也到不了我這裡。」「我但凡手裡從容些，也時常來上供。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。」「我們娘兒跟的上這屋子裡那一個兒？」顯然馬道婆是同意且同情的。

第廿四回賈環在寶釵處趕圍棋，賴皮討了沒趣回來，被趙姨娘啐了兩句。可巧鳳姐在窗外過，便隔窗不指名開罵起來：「大正月裡，怎麼了？兄弟們小孩子家，一半點兒錯了，你只教導他。說這樣的話做什麼？憑他怎麼去，還有老爺太太管他呢！就大口啐他！他現是主子，不好，橫豎有教導的人，與你有什麼相干？」罵得趙姨娘不敢出聲。

在第三十六回，王夫人問起，彷彿聽到人說短少了丫頭的錢，鳳姐當然有圓滿的理由應了。出來後，她故意逗留在門口吹弄堂風，然後故意高聲叫罵，「我從今以後，倒要幹幾件刻薄事了。抱怨給太太聽我也不怕！糊塗油蒙了心、爛了舌頭、不得好死的下作娼婦們，別做娘的春夢了！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。如今裁了丫頭的錢，就抱怨了偕們。也不想，自己也配使三個丫頭？」趙姨娘在房裡大氣都不敢吭。

第六十七回寶釵把薛蟠從南方帶回的土產土儀送給了賈府裡的親戚，連賈環也有。趙姨娘心中甚是喜歡，想到，「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丫頭好，會做人，很大方……他哥哥能帶多少東西來？他挨門兒送到，並不遺漏一處，也不露出誰薄誰厚。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，他都想到了。要是那林丫頭，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，那裡還送我們東西？」又想到寶釵是王夫人的親戚，便蛄蛄蜢蜢走到王夫人房裡就誇獎起寶釵來，並請王夫人過目。王夫人聽了，早知來意，只淡淡地應了。趙姨娘抹了一鼻子灰，滿心生氣，又不敢露出來。

這種處境造成不平衡的心態是必然而可以理解的，而這種偏差心態是沒法教育兒女的。她怕探春，但對探春只一味抱怨，而探春也絲毫不表同情，只是正言勸導。探春處處反其道而行，甚至只認老爺太太兩個人，也只認王子騰做舅舅，怎不叫趙姨娘又恨又傷心呢？她教賈環，幾乎是她怨恨、自憐的發洩；不是開口啐他辱罵他，就是一味慣他、調唆他。

像第廿回賈環在寶釵處趕圍棋賴了皮討了沒趣回來，趙姨娘便問，「是那裏墊了踹窩來了？」「誰叫你上高檯盤了？下流沒臉的東西！那裏玩不得？誰叫你跑了去討這沒意思？」「沒造化的種子！」

第六十回「茉莉粉替去薔薇硝」事件中，賈環、彩雲皆不在意，趙姨娘卻說，「有好的給你！誰叫你要去了？怎怨得他們要你！趁著這會子撞喪的撞喪（賈母、王夫人因老太妃薨而入朝隨班，按爵守制去了）、挺床的挺床（鳳姐病了），吵一出子，大家別心淨，也算報仇！」「呸！你這下流沒剛性的，也只好受這些毛丫頭的氣。」然而賈環怕他嗎？一點兒也不。趙姨娘自己都說，「平白我說你一句兒，或無心錯拿一件東西給你，你倒會扭頭暴筋，瞪著眼，撒摔我。」探春、賈環是她的依靠，也是她的出氣筒，但她們都背叛了她。

二、趙姨娘的性格分析

趙姨娘是榮府公認的愚昧奸邪小人，上面已經足以畫出其肖像；但，仔細想想，她卻是既罪惡又可憐的人物。賈府中的小人多的是，且不談李嬖嬖、夏媽媽等老婆子，邢夫人的愚昧顛預也比趙姨娘高明不到那裡去。但，她是大老爺夫人，又是鳳姐的婆婆，除了賈母偶而會給點難堪，誰不對她恭敬有加？鳳姐的陰狠更非趙姨娘的智力可及，但仗著出身好，嘴巴甜，權勢大，手段巧，闔府上下，誰不奉承？就是東府那邊，也由她撒潑撒野地大鬧一場。晴雯尖刻成性，芳官潑辣驕狂（晴雯曾批評她，「也不過是會唱兩齣戲，倒像殺了賊王，搶了反叛來的。」）只因她們年輕嬌俏，有寶玉撐腰，而處處佔了上風。趙姨娘欲興風作浪，卻因頭腦糊塗，性情懦弱，地位低下，口才笨拙，沒有奧援，只有眼紅面青，瞪著眼，粗著筋，一五一十說不清；不然就是鳳姐的冷嘲熱罵，賈母、王夫人的啐斥，探春的不耐與說教。其實，《紅樓夢》裡命運悲慘的人是因為懦弱而非環境。尤二姐因柔弱，遭到上上下下的欺負而吞金自殺；迎春也因懦弱，受盡欺負，終至誤嫁中山狼，受折磨而死。在榮府，迎春終究是小姐身份，有王夫人疼，有手足要好，有探春撐腰；而趙姨娘呢？人人都要她閉嘴、走開，連親生女都避之如糞土，命運豈有不淒慘之理？

平兒曾說了句公道話，「罷了，好（管事的）奶奶們！『牆倒眾人推』。那趙姨娘是有些顛倒，著三不著兩，有了事就賴她。你們素日那眼裡沒人，心術利害，我這幾年還不知道？」從這句話就可窺出一點消息了。另外，還有一樁趙姨娘受人誣賴之例：

第七十二、三回之間有段過門：趙姨娘想留住彩霞給賈環，不叫來旺兒子倚鳳姐之勢給硬娶去，卻求助無門。晚上得空，便來求賈政。賈政道，「忙什麼！等他們再念二三年書……我已看中兩個丫頭，一個給寶玉，一個給環兒。只是年紀還小，又怕誤了他們讀書……」誰知趙姨娘說話總有人偷聽。她的丫鬟小鵲立刻奔到怡紅院警告寶玉，說趙姨娘在賈政跟前調唆，怕是明天會來問功課。如此一來，寶玉房裡的人，誰會不恨趙姨娘呢？

另一個對她稍微公正的明眼人是尤氏。爲鳳姐生日湊份子，鳳姐連周、趙二姨娘的分子也不放過。尤氏笑罵她，「這麼些婆婆孀子湊銀子給你做生日，你還不夠，又拉上兩個苦瓠子。」後來尤氏私下退還了周趙二姨娘的分子，她倆還不敢收呢。

王夫人的大丫頭彩雲、彩霞都是正直有肝胆（寶玉讚彩雲語）受人敬重的好女孩。（尤氏處理鳳姐生日的份子，也和對鴛鴦、平兒一般，退還了彩雲的份子，可見彩雲在尤氏心中的份量。）她們肯和趙姨娘要好，一方面也許奢望做賈環的妾，但，同在王夫人屋裡，他們又何嘗不明白趙姨娘受到極不公平的壓制呢？一家子娘兒們圍在賈母跟前說笑，他們（周、趙姨娘）還蒙著頭在房裡幹活（鳳姐爲湊份子出錢才想到他們，賈母也說怕他們不得閒。）粘鞋子，連塊像樣的碎布也沒有；連寶玉丫頭人人可用、隨意可拿去送人的玫瑰露、茯苓霜、薔薇硝，賈環還得去討，趙姨娘還得央及彩雲偷了來送賈環，可以想見其物質之缺乏。「就有好東西，也到不了我這裡」，想必是真的。加上賈環平日不是挨罵，就是罰抄剛經咒誦，而在賈母、王夫人甚至邢夫人跟前，寶玉總是給摟著撫弄，說些憐惜慈愛的話。這種不平，反應在賈環臉上，看在趙姨娘眼裡，又何嘗氣能平？俞路衡先生說得好：「受壓迫的仇恨和奪權的野心，加上那專門以害人爲業的馬道婆的啓示，便製造了趙姨娘的殺機。」

鴛鴦在四十六回有段小老婆的激論：她罵逼她爲妾的嫂子，「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的丫頭做了小老婆，一家子都仗著他橫行霸道的，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！看的眼熱了，也把我送在火坑裡去！我若得臉呢，你們外頭橫行霸道，自己就封了自己是舅爺；我要不得臉，敗了時，你們把脖子一縮，生死由我去。」趙姨娘大概就是不得臉，生死由他去的小老婆吧。這種「熬油似的」生活，鴛鴦自是看得明白。

雖然探春在趙國基之喪的賞錢上說了一番大道理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趙姨娘是不如襲人的。當然，襲人是買進來的，算外頭的人，母死賞四十兩；趙國基是家生子，死了舊例賞二十四兩，探春則判定賞二十兩。不過，看看襲人回家探母病的場面：二個跟的媳婦，再帶兩個小丫頭子，分派四個有年紀的跟車——大小兩輛車。鳳姐又叫襲人穿幾件顏色好的衣裳，大大的包一包袱衣裳拿著，包袱要好的，手爐也要拿好的，臨走鳳姐

還要過目——當場又給了件舊大紅猩猩氈的雪掛子……想想，趙姨娘出去守喪，還要爲小丫頭子向雪雁借襖子呢！趙姨娘如何不覺得又憤又愧！

趙姨娘應當是容貌姣好的，因爲探春美麗，而賈環只是委委瑣瑣，並不醜，不然彩霞不會跟他好的（彩霞就受不了來旺兒子之醜，故不願嫁）。趙姨娘應是性氣高、不服輸的，因爲，除了平常不安分，老抱怨不停外，探春的「才自清明志自高」顯然也是從趙姨娘而來，而大不同於迎春。顯然，她是家生子而非王夫人帶來的丫頭，所以沒有平兒那般教養，也不能與王夫人相契投，而鳳姐也敢放肆地賤踐她。這樣的人做了屋裡的人，太太自然是心有不快——就好像鳳姐對尤二姐吃味，夏金桂對香菱反感一般。看樣子，賈政是由周、趙二姨娘侍寢的。王夫人也許不自覺，也許有涵養有賢德，但，排斥嫌厭之情不免會流露出來。而賈政也沒有寶玉的細膩，對屋裡人的委屈並不留心，只是用聖賢大義呵斥教訓，要她閉嘴罷了。鳳姐自是站在王夫人一邊的；也在王夫人的默許下，放肆大胆地隔窗辱罵。鳳姐對趙姨娘的嫌惡已超過了對探春的尊重及敬畏了。（寶玉、平兒等人欲揭發趙姨娘的惡行，卻都投鼠忌器，怕傷到一個好人——探春——的情面。）再者，鳳姐罵趙姨娘都是用複數而非單數：「反教這些人教的你（賈環）歪心邪意，狐媚子霸道」，「糊塗油蒙了心、爛了舌頭、不得好死的下作娼婦們」，可見她是連周姨娘也罵上了。她對周姨娘也一般兒不理睬。探春勸趙姨娘道：「你瞧周姨娘，怎麼沒人欺負她，他也不尋人去？」其實只說對了一半。理由無他，鳳姐與王夫人同讎敵愾也。久而久之，在這種自尊心低落、動輒得咎、待遇不平、物資缺乏、無溝通發洩的管道下，她扭曲成挑撥是非、言語不清、缺乏頭腦、進退失據、到處抱怨、到處惹人嫌的怪物，也是個性發展上的必然了。

三、兩個缺點

對於趙姨娘這個扁平而略帶圓型的人物，作者的塑造可以說是相當寫實而真切，令人半是哀矜半是厭憎，但其中也有兩處不盡令人滿意。其一是作者讓愚行惡德都集中在幾個人身上，尤其是在與寶玉關係較疏的人身上，不免有失人性之平衡。趙姨娘和賈環是壞人，（探春因背叛了趙姨娘，向王夫人靠攏，所以是出色可敬的）。而與大老爺賈赦有關的，也都是貪戾、愚昧而可厭的。賈赦專橫好色，邢夫人則是顯預貪吝冷漠的尷尬人；迎春懦弱命苦，其奶娘好賭，其丫鬢司棋通姦；大太太陪房王善保家的在抄檢大觀園時作威作福，結果挨了探春一耳光而使人人稱快。邢大舅也是壞人，只有邢岫煙雖窮而善良可愛（然而，在《紅樓夢》裡，哪個青春少女不可愛？）賈璉雖好色，卻不失性情，不過他夫婦倆已算二老爺這邊的人了。而二老爺賈政這邊，尤其是王夫人名下

，盡皆可敬可愛之人。如此安排，實在有失平衡。

第二個可議之處是，以品行端方、行爲正直有名的二老爺賈政，怎會納趙姨娘這種人爲妾呢？妾的來源有以下幾種途徑：一是正室帶來的陪嫁丫頭，如賈璉的平兒、薛蟠的寶蟾；一是自己身邊的丫頭，如寶玉的襲人；一是自己在家挑的，如賈赦看中鴛鴦；一是長輩賞的，如賈璉的秋桐；一是自己在外買的或娶的，如賈璉的尤二姐，薛蟠的香菱。趙姨娘絕非王夫人帶來的（因爲趙國基是家生子），會不會是賈母替他挑的？賈母最會調教丫頭了，怎可能有這樣失敗的作品？而她又極輕視趙姨娘，看來也不可能。難道是賈政自己看中的或先有親密關係？有人說，賈政之名暗示其人之假正經，我不以爲然。大老爺名赦，是不折不扣的好色之徒；難道連名帶姓（賈赦），就成了唐寅、蔡鏐之假入花叢以避禍之流了嗎？仔細參酌賈政之爲人行事，容或有迂腐生硬之處，卻是賈府中唯一可與門前石獅比乾淨的男人。再者，曹雪芹用寫自己骨肉至親的溫柔、孺慕來寫賈母、賈政及王夫人，故也不可能用側筆暗示其人之行爲不端。然則，如此標準的聖賢之徒，又怎會納趙姨娘這種人人踹在脚下的人呢？也許只有一種解釋了：她曾溫柔可親，知禮守分；只是在屋裡熬油似的熬了十來年，受盡委屈，整個人都變質了，走樣了。